

◇胡伟专栏·群峰青

西峪村的山林世界

峪，本意是指山谷，引申义是山谷或峡谷开始的地方，多用于北方地区。北京著名的峪在八达岭、居庸关一带，长城在山脊上飞驰，山脊之下，便是峪，和长城一道守住关内外咽喉。如果一个峪没有什么著名景点，作家记叙不多不详，那这个峪基本上就仿佛不存在。

在我的印象中，京西京北的峪不计其数，普通的比如桃花峪、黑龙峪等等。各个峪深且长，四季景色宜人，冬暖无风，夏凉泉水叮咚，藏龙卧虎也未可知。

有山就有峪，不少人喜欢在峪口住，久之形成大大小小的村落，算是京北一大特色。昌平区位于首都中轴线上北部，多山陵，有十三陵水库和明朝的皇陵，可谓风水宝地。无人机在高空，可以一览昌平北起彼伏的山峪。

西峪村可能既是昌平最小的村子，也是北京最小的村子，仅200余人，放之全国，算最微小的村庄之一。老严去年就推荐我去看看，搞得我心里一直挂记。盛夏闷热之际，我去这个小村看看。

西峪村位于昌平区崔村镇的一个峪口，新修的马路显示即使最小村落政府也关心着基建。两山相对耸立，陡峭却不很高，距离千米以内。村落在峪口内左右摆开，房舍不到百间，屈指可数。西峪村重视生态休闲景观建设，在山林上修了新的步道，可在林间穿梭，非常方便攀登。和朴素的村书记简单聊了几句后，我们便自行爬山去了。

虽是周末，游客却稀少，说明这个村知名度不大，说无人问津有点夸张。人少境幽却让我们这些“老生态”欢喜不已，老沈、老严、松夏和我向村委会对面的右侧山林出发，沿着步道，拾级而上，我打算把自己放入树林中，享受华北优质半野生森林的红利。

刚开始的地方遇见板栗林，树木密集，树叶巴掌大小，很有年头，看上去树龄约有50年以上。这是以前村集体林，如今分林到户。长条状白里带黄的板栗花刚开过，一半落地，一半还挂在树上。仔细在枝头寻找，就能看见小小的毛栗蒲，像个小刺猬立着，果壳和肉刚有点锥形，却在枝间勇敢生长着。继续上山，还遇到不少板栗树，估计已经野生化了，枝干遒劲。

随着我们移步换景，步道两旁的树种丰富起来，有油松、侧柏、板栗、柿子、山杏、核桃等华北常见树种，或高或低，构成山林生态主体。华北地区水少土干，树木们大多数长得不高不胖，但干练，很有精神。树种之间，荆条、喇叭花等杂草藤蔓纵横，一起构成密林生态。我在华北一带看过很多山林，对此有所理解。这些树草巩固了山体，护佑了峪口的村庄，让村民享受着山里不绝的生态效益，让燕山等山脉充满了生机。可以说，没有这些坚韧的树木和盘旋的藤草，就没有京西、京北独特的峪文化，就不可能让我一次次走进神秘的峪口，体会华北独特的生态文化风景。

此刻，站在一个高处，可以观看峪口村落和对面山崖。我在一个亭子处歇脚，放眼四周，一览无余。眼前的山不大，林不深，蝉声密布，嘶鸣一片。天高正阴着，稍有微风，在树枝下走动，虽然有点吃力，负氧离子抵消，减轻了部分压力。若在步道上快步行走，人便感到莫名的兴奋。至少对我而言，运动量正合适。

无意间，我发现两个美妙之处。站在径处，可以看各种果树新长的青涩果实，柿子如珠子，板栗毛茸茸，核桃圆溜溜。在夏天，它们都是愣头青，还远没有成熟，一如我们的少年时期。看着可爱，还有一段大好青春时间可以慢慢享受。想到这里，我仿佛年轻了不少。

还有一个美妙之处在于：在西峪一个暂时名气尚不大的小村，在一座不知道名字的山峰之下，在一处随意的歇脚处，我感到我像一只小兽，无知地徜徉、扭动，间或深呼吸一下，发出呆呆的笑声。我知道，我这样很可笑，但是我愿意这样。

我想起我在城市的样子。每晚熬到十一点之后，手机信息看完，再进入半睡眠状态；早上六点醒来，挨到七点，慌手慌脚洗漱，吃早点、上班；在单位，我在机器般的齿轮里，发光发热耗尽一生，虽然幸福，但总来不及消化，更是远离了自然，忘记了自己可以不像纸片一样可以更好，现如今，森林搬进了生活圈，湿地就在不远处，上班路上花草树木鸟靠近了我，可是依然感觉有点紧张，放松不下来。只有走进山林，才能让我靠近自然，沐浴自然，呼吸自然。即使无法看到漫天星斗，在小村住上一小段时间，内心的泉水已经开始流动，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抚慰。

西峪村其实离京城很近，过了六环，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到达，像西峪村这样的山峪还很多。但是如果有心留意，周末可以到无名的山峪走走。不论春夏秋冬，山峪总给人意外的轻松和惊喜，拉近我们和自然的距离。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文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教倡导者。

◇书心书影

破茧与重生

张海迪

人生总是充满未知与挑战，无论是谁都无法预见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担任中国残联主席的十五年间，对未知与挑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为我见到很多人，今天还是健康的、充满活力，而明天就因为疾病、事故等突然就成了身体有障碍的人，沉重的打击令人猝不及防。有的人虽经治疗却还是坐在轮椅上，还有的经历了漫长的康复却没有恢复到此前的状态。从健康到残疾的过程不仅身体遭受痛苦，其实真正痛苦的是精神。一个人在病床上，要从焦虑、无奈中挣脱出来实在太不容易，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在经历了痛苦之后，却更深刻地认识了生命和自己存在的意义，获得精神的觉醒。他们振奋起来，拨开迷雾，重新出发。《药到病除》的青年作者程云川就是重新出发的人。

那天，朋友给我介绍云川的书稿《药到病除》，翻开第一页后，我竟然在不觉中读完了整本书。云川的文字让我新奇和感动，他坦陈自己在残疾后的内心挣扎，他有过失望，又走向未来，去寻找希望。云川的文

笔朴素，风格清新，却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他写高中时代的笔触有点青涩，却让人看到一个懵懂少年怎样成为一个坚毅的青年。云川的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徐徐缓缓讲述30多年的生活，特别是在ICU醒来时，经历生与死之后的思考，还有残疾之后怎样忍受身体极度痛苦、行动绝对受限的日子。那时候他就像陷入泥沼无法自拔，仰望夜空，却不见星光。

终于有一天，思想冲破了被残疾束缚的身体，云川开始了精神的游走，文学对他而言，不只是内心的表达和倾诉，也是精神的解放。这是一种新的使命——有的人经历痛苦不会描述，于是一切随风而逝，有的人经历痛苦却能将无限感慨和回忆寄予文学，比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他在与疾病的纠缠中写下了不朽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回忆和写作让他的内心平静下来，他说，回忆中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同样，在写作中云川的精神有了栖息的大地，生活中总免不了艰难困苦，重要的是



《药到病除》程云川 著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

让自己的意志坚韧起来，人生的视野更加高远，并以大海般宽阔的胸怀包容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痛苦还是欢笑，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我相信并期待读者从云川的文字中感受美好，获得力量。

擦干……一年又一年，只有那把黑伞见证了爷孙俩的这一切。

父亲的晚年过得很充实，他热爱画画，尤其喜欢画老街小巷及那些有沧桑感的建筑物，城南城北城里郊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仅天晴时候画，就是雨天也能见到他画写生的身影。那把黑雨伞仍然伴着他并挡住落向画纸的雨点。为了画好雨中倒扒狮的这幅钢笔写生，虽然他整个人都淋了雨，但他仍执着地通过画板上4k大的画纸，完美地表现出雨中的商业街的迷蒙，给人一种梦幻之感。这幅画令父亲很满意，更令他感动的是，多亏了围观的一位路人拿起他扛在肩上的那把黑雨伞，高高地擎起，这样既不挡视野又撇不了光线，直到他画完为止。

整理家务时，我发现好几把父亲用过的黑雨伞，不知什么原故这种不折叠的雨伞，没人使用了反而坏得更快。有一天，望着天上飘来的细雨，心头猛然一颤，原来在每一个细雨飘飞的日子，父亲从未缺席。他依然撑着那把伞，伫立在时光深处，用爱做笔在我生命的经纬，留下永不褪色的暖意。



渔歌网事

翁桂涛 摄

◇人间小景

乡村邮递员的背影

黄骏骑

1970年代初，我在家乡的天安小学教书。天安小学是所偏僻的山区单班学校。说它偏僻，是因为好多天见不到有外人来。那年代，乡间还没有通电话，有什么事，只能捎个活托人办。学校对面的一条小路从山脊上翻下来。这条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十几里，向外通向一个叫王冲水库的地方，出了山可以到当时的公社所在地。

这条山路，走得最多的是邮递员老余。他当时不过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子瘦瘦的，两腿长长的，走路飞快，于是人们就送他一个“长腿老余”的雅号，真正的名字倒给忘了。他的脸是深褐色的，也许是常年在旷野里奔波的乡邮员大多这样，只不过他的脸上还刻满了深深的皱纹。

那时，老余是山村唯一穿制服的人，墨绿的帽，墨绿的上衣，墨绿的裤子，墨绿的大背包，就连他骑的自行车也是墨绿色的，自然也比别人的好看。每天上午八时许，他准时骑着装满邮件的自行车从区邮电所出发，一路飞奔，铃铛声缀满乡间并不平坦的石子公路。山区邮路长，人手少，老余只能每周三来一趟这里。他先是骑着自行车到公社，然后再挑着邮件步行进山。每逢星期三，我就早早站在学校小操场上向对面的山路上眺

望，每次都要等许多时候。从小路是从山那边翻过来的，因此我就可以从吞口看到他，先是看到他的帽子，再是看到他的上衣，然后看到他的整个人。这个过程极简短极迅速，但只要这个过程一出现，我就骚动不已，那心情就像跋涉在沙漠里的旅人，盼望着从荒寂的黄土中露出郁郁葱葱的绿洲。老余的身影很快就被路边的树木遮去了，若隐若现，有时因为林密，干脆就没有了踪影。

当老余满头大汗到达学校的时候，从邮包里掏出来的是前些天的报纸刊物及信件，《人民日报》《安徽日报》《安徽教育》……尽管当时的报刊种类很少，且报纸早已过去了许多日子，但我对这些“昨日黄花”仍然是如饥似渴，捧读再三。那些年闹书荒，想找本书读并非易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一位老教授，是家乡人，说起来还与我亲戚关系。他雪中送炭，多次从北京给我寄来成捆的教学参考书。不用说，这些书都是由长腿老余翻山越岭，用扁担挑来交给我，使我很是过意不去。学校所在地天安四个生产队的报纸、来信、包裹，也都放在我这儿，由学生放学时带回。这里是他当天的最后一站，这时老余挑的两个大挎包已彻底瘪了。泡茶给他喝，他说不渴，山泉水早喝饱了。留他在学校吃

◇风雅颂

站在麦田中间（外二首）

杨振球

此刻，我站在麦田中间
远处是麦田
近处还是麦田
我无法分辨麦田的开始和尽头
就那么毫无理由，浩荡无边

一场雨水
麦田更加生动起来。
三万亩小麦拔节孕穗的呼吸
汹涌澎湃，深入黑土
撼动四月的天空

我没有理由怀疑
我已经完全被麦绿渲染
还有即将到来的铺天盖地的麦香

有块地，我就种菜

有块地，我就种菜
这个想法由来已久
今天，当阳光喷洒而出时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我爱的人
还有我勤劳的母亲
母亲是种菜高手

我有一把锄子
把土坷垃扒拉得松软
我有一把铲子
挖出整齐的土垄
烈日晒黑我的皮肤
寒露打湿我的裤脚
我种的菜有菜虫叮咬的洞
颜色也不好看甚至枯萎
我毫不在意，也不气馁

有块地，我就种菜
每一个季节我都种菜
我种的菜十分家常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做一尾石斑鱼

两条大溪在石云桥前相拥相吻
石云河清澈了一个村庄

此刻石云河就在身边，
如同我的呼吸，汨汨奔腾
今夜我将枕水而卧，聆听流水
哪怕一夜未眠又何妨

做一尾河溪里的石斑鱼吧，
五彩斑斓。就算长不大
我也心甘情愿
我要在水里轻盈地吐故纳新
我要在水里风姿绰约地舞蹈
逆流而上，或者向江流淌

◇草木春秋

香茗山上采野茶

何慧冰

清明一过，新仓镇的农妇们，便三三两两相邀，去采野茶。

野茶，生在山中，昼浴阳光，夜饮雨露，不劳人力，精贵天然。有时，在树丛中，在悬崖下，在花荫里，一簇簇，一蓬蓬，能发现一大片。妇女们便一边采摘，一边唱起茶歌：泉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哥哥呀，你上畈下畈勤插秧，妹妹呀，你东山西山采茶忙……采茶山下绿如蓝，炊烟袅袅绕呀么绕田园。采茶妹子花头巾，采来情歌一串串……

倘若时间容许，她们就去香茗山，那里的野茶最好喝。

纯粹野生茶产量极低，一天能采几斤茶草，就是好运气了。在新仓，一般的人家有一两斤野茶，就够荣耀了。试想贵客来临，烧一壶开水，泡上一杯野茶，香气满庭，绕梁不绝，客人受宠若惊。农村尊重两字，就体现在茶烟上面。光靠嘴皮，不顶用。据说新仓的茶，是西汉梅福带来的。以前人们不知道喝茶，也不会种。连野茶也不识。梅福在南昌辞官后，为躲避王莽追捕，隐居香茗山，发现满山野茶，芳香独特，遂教人开辟茶园。他炼丹之余，酷爱饮茶。大茗山上有口茶砂井，长年不涸，以之泡茶，仙气袅袅，香火心脾。眼见来此饮茶的人逐渐增多，梅福担心身份暴露，某日不知所归。

历史上李白、罗隐、解缙等人，游历香茗山，其实也是为了采野茶和草药，他们都是道家人物，登名山采药是修炼手段之一。可惜李太白没有为此留下诗句，解缙倒留下了著名的茶歌：“山崖殷殷簇珠砂，香茗丛生落蓓芽。采药道人何处去，洞云深锁碧桃花。”

1975年，新仓的茶园都归了集体，但自由是人的天性，一时间，采野茶的人更多。有个叫汪云的回乡知识青年，在采茶途中偶遇了青年张小楼，两人产生了爱情。于是他们经常相伴去香茗山采野茶，但张小楼家成分不好，汪云父母极力反对。在一个漆黑的雷雨夜，张小楼选择投河自尽。张小楼在遗书里，叫汪云好好生活，不要步梁祝后尘。在办后事时，汪云不顾父母反对，坚持孝穿衣，并陪了张小楼最后一程。当时惹得无数少女流下眼泪。此后，新仓的父母很大程度上就不再干涉子女的爱情了。

采野茶，从西汉末以来成了新仓一带的风俗，她孕育了独特的故事和文化。

